南北史合注

原缺

馬尚之為名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

宋書曰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使以兵反恭牢之呼子敬宣謂曰恭親居伯舅素心未彰惟兵是縱今欲奉國以明逆順何如敬宣曰朝廷未有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月義非君臣且意好不協討之為宜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

宣襲㳟一時散潰

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

慮平玄後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

宋書載敬宣諫曰玄藉先父之基據荊南之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

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

之為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為玄擒乃自縊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秦姚興

宋書曰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收集義兵故戰不利衆各離散

後奔南燕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

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呑吾當復本土
乎乃結青州大姓與德大帥謀滅德推休之為主時司
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要軌
宋書曰雅之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之志
不可告也告必不動雅之以為不然及告軌軌果不
從
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
右疑其偽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劉下邳不負我即馳

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

宋書曰敬宣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征要用常有儲擬故諸軍雖失利退振因之每即振復

初劉毅之少為敬宣寧朔參軍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寛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使人言於武帝謂不宜過優尋知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宋武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為比

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方大相寵任欲令立
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為道遠運
漕難繼
宋書載周祗三疑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尤甚計
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況道途艱險雨雪
方降驅三吳之人投三蜀之土死亡疾病豈可稱計
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誅將決死力戰令我往甚勞
彼來甚逸若師行不利人情波駭此二疑也且千里

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而糧不繼雖韓白何以成功此一疑也
毛脩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荅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黄虎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有司奏免官五年宋武伐南燕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畧盧循逼建鄴敬

宣分領鮮卑虎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自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宋武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宋武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

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宋武宋武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宋武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民書呈宋武武謂王誕曰阿壽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宋武西征司

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忽空中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敗喪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齊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為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来奔

宋書曰桓玄從子振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横矛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犇懷肅瞋目奮戰士氣彌壯臨陣斬振江陵平休之返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義熙元年二年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聚衆胡桃山為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為亂懷肅自請討之

及行失旨殺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殺其母以狗景和中為義太宰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帝平薄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敬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

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為錢唐令元嘉
十三年東土飢文帝遣揚州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
演之表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帝嘉之各賜穀
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為梁南秦貳州刺
史十八年氐師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
寇盜猶不已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
道節度
宋書明方明河東人立蜀土歷潁川南平昌太守皆

坐贓免官

十九年方明至武興卒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克捷

宋書曰方明至武興帥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次潭谷去皋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苻弘祖等固守皋蘭鎮北將軍苻德義為游軍難當子和以重兵後繼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皋蘭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祖戰

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難當遣兩將軍領二千餘騎就和方明又帥諸將攻之和敗走難當當巻奔潰方明遣康祖直趨百頃偽丞相楊萬壽等皆降難當弟三息先戍陰平竄民間生縛之送京都斬於建康市

以真道為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

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征討
宋書曰每戰必身先士卒克廣固帥所領先登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
位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内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宋武北伐以為中領軍征鹵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内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

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侯景平元年累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貸下獄奪爵後為秦郡大守德願性麤率為孝武狎侮帝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擗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妃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

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詣謔帝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帝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崇祖少好騎射為宋武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宋武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崇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

應弦而倒宋武益奇之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宋武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迢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宋武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永初中為輔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才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

宋書曰領軍將軍謝晦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
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為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
卒于官懷慎弟懷默懷默孫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
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
官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
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
如生
宋書曰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

分明此道家所謂尸解也

謚曰剛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家在京口初州從事事從宋武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宋文時年四歲宋武使粹奉宋文鎮京口後為江夏相族兄毅貳于宋武粹不與毅

同而盡心宋武宋武將謀殺衆並疑粹在夏口宋武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

宋書曰粹以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會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内趙炅秦剛等六家悔悟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粹遣將范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百七十六人女弱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科生臣號爲寧朔將軍

文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民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

至者謙又抑之
宋書曰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值數百萬謙等
限布絲帛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
又立治斷細民鼓鑄而貴賣鐵器
商旅呼嗟民咸欲為亂氐奴等因聚黨為盜而趙廣等
又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
名可立不然必立滅蜀土僑舊翕然並賊衆數萬屯城
西城北道濟徑以四千人嬰城自守時賊衆不見飛龍

各欲散廣懼乃誘道人程道養詐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廣改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氐奴為征虜將軍梁顯為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

宋書曰初別駕張熙説道濟糶太倉穀賤以九月末困城至十二月末糧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

為賊所敗馬奔還夜于城西縋上道濟為設食咽不能食惟泣涕爾道濟時疾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若賊勢衰矣況臺兵垂至即滅左右數千人配之賊又喧言方明死可來喪所城內大懼道濟夜列炬火千方明出見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命方明募人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外議紛然一旦不虞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必敗道濟從之給使出其父兄問道濟病皆言

漸差傳相告語城内乃安應募者一日千餘
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及故舊
門生數人共埋尸後齊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為教酬答
牋疏不異常日雖毋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
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
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
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擒偽驃騎將
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張尋攻

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鄞山其餘羣賊出為盜不絕
帝遣寧朔將軍蕭江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
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
反伏誅粹族弟損衛將軍穀從父弟父鎮之字仲德以
穀貴顯閒居京口未嘗應召嘗謂穀曰汝必破我家穀
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門以左光祿大
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
太伯廟至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

歸衡字一何權頹即令修葺卒贈太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歷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少任氣宋武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宋武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泛海襲番禺拔之

宋書曰初賊不防海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内猶未知循戰士數千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

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辛九年宋武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宋武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

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
奈何充馬士宋武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
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戰於婁縣矢中右目平京城定建
鄴又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
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
宋書曰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
益奮賊敗走進平成都
又從伐司馬休之

宋書曰恩前進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夭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恩屢衝不動知不可攻乃退江陵平定

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宋武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及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

宋書曰義真旋至青泥爲鹵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

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為所執

沒於夏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名與宋武祖諱同故

以小字行彌與宋武有舊從平京城叅建武軍事進平

建鄴又從征廣固

宋書曰彌往征慕容超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

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

陷斬其牙旗賊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

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宋武西伐司馬休之征
關中並見任使及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散騎
常侍辛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
時人稱之第三子柳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
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
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誠柳曰名位不同禮
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遊心期久矣
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

建康獄屢容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瑑平北將軍汪曾孫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鼓城人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宋武拔鍾為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

後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
龍符於陣陷沒率左右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
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
宋書曰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
別帥以精兵高艦據南陵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
其舟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
敗其帥又燒其船
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

去成都二百里鍾時足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息兵伺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

宋書曰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纍遷右

衞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少時隨謝玄玄討秦王苻堅
有功封關内侯後從武帝征孫恩
宋書曰進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
創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
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内史及盧循逼都孟昶等
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宋武甚嘉之除
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元年以前後功封

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追論司馬休
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為
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
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為中書諮議參軍循平
宋書曰循南走懷玉追躡至嶺表徐道覆屯始興懷
玉圍之身當矢石旬日乃陷
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

宋書曰懐玉丁父憂素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求解

不許未去任卒官

無子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為宋武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龍驤將軍乘勝追奔被圍見害

宋書曰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軍逼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奮矟接戰每

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又曰龍符弟子微生微生子係祖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為羽林殿中將軍索虜寇青冀與戰于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籍遂見害追贈穎川太守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此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

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怏怏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受人必至大禍若不早去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復可得乎玄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為多士今復見王修桑落

之敗潘艦被焚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宋武素聞潘直言于仲堪又為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南燕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潘言於宋武曰賊屯軍城外臨朐城內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宋武乃遣檀韶與潘潛往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遂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宋武帳中衆以為不祥潘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

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尋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宋武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且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宋武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宋武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

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徐逵之敗沒宋武怒即日於馬頭岸渡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宋武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宋武怒命左右錄来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舟徑往河北魏騎五六百見藩来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

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蕃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平城魏騎數萬合圍蕃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宋武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山陽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子世世嗣蕃諸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蕃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率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守令欲奉庶人

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蒱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擒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糺

劾文帝以勲臣子每原貸之後拜員外郎再坐蒲戲免
官孝武為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為征虜中兵參軍
旣被委任折節自修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
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
援康祖總統為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
太武焚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
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帝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
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

在壽陽帝慮為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

宋書曰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附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數十里援兵尋至何患乎

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夜魏衆分為

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焚車營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
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首而死遂大敗舉
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
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宋書曰詔曰康祖班師尉武對衆以寡殲殄大半猛
氣雲騰志伸力屈沒世殉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
旌忠烈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為宋武所知宋武將謀興復收

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宋武已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乃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簡之子道産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有惠化後刺史雍州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郡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悉出緣沔為居

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卒于官謚曰
襄道産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經號哭追送至
沔口
宋書曰道産弟道錫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會氏寇
攻城道錫慕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官
沈演之羊玄保范曄等謂宜隨功裁量不可全用本
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後坐贓下廷尉被宥病卒
長子延孫

宋書曰元嘉時補治中從事史時鹵圍懸弧分軍送
掠口在汝陽詔遣兵襲之議者舉延孫為元帥固辭
無將用舉劉秦之自代秦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孫
官
孝武初位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後出為南徐州刺史
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
得居之劉氏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
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

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處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帝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至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

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以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

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為期道産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遇也

宋書曰延孫風飈局力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為一代宗臣蓋由此

也

南北史合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 南史十九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子㬰素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 引 惠開從孫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厥 燾弟熹 熹子質

趙倫之下邳僮人宋孝穆后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
武起兵累遷雍州刺史及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
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秦主姚泓于藍田武
帝順命以佐命封霄城縣侯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澁於人閒世事多
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
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
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

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諡元侯子伯符嗣伯符
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居宮城北每火起及
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
位累遷徐兖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民畏懼如與虎狼
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
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
領馬後為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
錄投水而死與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

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

上聞帝怒離婚

宋書曰始興王濬以潘妃寵得出入後宮與主私通

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絶帳帶有詔離婚

殺主所生蔣美人與此不同當以宋書為正

伯符慚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勱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后弟子父源之歷徐兖二州

剌史思話十許歲未知書好騎屋棟摐細腰鼓侵暴鄰

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
善彈琴能騎射武帝一見便許以國器後襲爵封陽縣
侯
宋書曰思話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謝
晦為荆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
元嘉中刺史青州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
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
大至懼乃棄鎮奔平昌已魏軍不至東陽積聚為民所

獲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嘗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益州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詔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

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帝賜以弓矢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村里乃怏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于石上彈琴用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累遷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庫身九人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耶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

軍退即代孝武為徐兖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

宋書曰思話及衆軍至碻磝治三攻遣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卣夜從地道出燒訓樓及蟇車又燒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訓誅永坦並繫獄

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弑立以為徐兖二州刺

史即起義應孝武

宋書載恩話與孝武牋曰近在歷下始奉國諱奉被令教重增哀惋此寔天地所不覆載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切齒椎心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謹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絡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秦有期悲欣交集

孝武即位徵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刼

掠二旬中十七發引谷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秘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緝外內歡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

宋書載惠開答曰誠如慾者但不達耿介恥作凡人

畫龍未成遂至多忤耳

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為屈慾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嘆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

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岡下名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禪鄉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陽縣侯恵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為豫章内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著貪暴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恵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

往眼額

宋書眼額作服領

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敵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毁朝政輙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于敘述

宋書曰惠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嶲以為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卧虎明識過人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

宋書載惠開言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俱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

吾荀孝武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又疑蜀人悉皆遣出子勛壽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遠達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

宋書云衆號二十萬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以未奉慰勞之使而遣兵相拒無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絕賓旅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誠心達矣

惠開乃啟陳情事

宋書曰使腹心二人帶啟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

遣宋寧太守蕭惠開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

擒寶首送之惠開至都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答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劉希徵共負蜀通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徵事不厚

冊府元龜曰惠開以希徵迫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

而廄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徵償直其意趣不常

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
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
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遇于曲阿惠開先與
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
詣己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
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
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
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

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此物何來無乃吉翰子為祟耶

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惠明有時譽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

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灾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恵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卒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南徐州中從事性静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于中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曁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于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

雝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齊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

齊書曰惠基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至蜀宣慰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人圍州城惠基宣示朝廷威賞乃降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勳簿或問故惠基曰我乃論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耶

歷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棊齊高與之情好相

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齊高謂之曰卿家桂陽遂
復作賊及頃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
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為長史兼侍中袁
粲劉秉起兵之夕齊高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省遣
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益加恩信
仕齊為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為侍中尚書令王儉
朝中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遷太常加給
事中自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好

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戲遲巧于鬬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齊高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

抗品綦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于曲阿
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
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事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子
洽字宏稱幼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
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更數千
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儀一無所受妻
子不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
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于

官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帝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是何言與

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間弟惠蒨蒨子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

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
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
無良守可以介為之遂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
徵為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
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
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
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
致仕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

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
黯納之介表諫極言不可

梁書載介表曰侯景以渦陽敗績隻命歸命陛下不
悔前禍復敕容納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
而爲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養虎
之喻必見飢噬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荷
高歡翼長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歡墳土未乾遽爾
反噬逆力不逮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復投身于我

陛下前者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効一戰耳今亡師失地直是境上匹夫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不取也若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則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宜知遠慕聖德為江淮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況臣忝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帝省表嘆息辛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溆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咸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咸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

也尋出居京口時冦賊縱横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免

陳書曰患難之生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于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跡吾弗為也乃閉門静處併日而食卒免于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申長幼之敬孝宣即位為黄門侍郎晉安王伯恭為南豫州以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

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辛苦于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伯山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交為詩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以允之為人問蔡徵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于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

對後主嗟賞之久尋拜光禄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
關右時南士至長安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
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弟引字
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
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孝為荆州為史朝士多歸
之引曰諸王力争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
吾家再四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
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

顗為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顗遷廣州病卒子紘領其衆

引疑紘異圖因事規正情禮漸疎及紘反時都下士人

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

安袁曜卿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

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

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孝宣常批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

筆趣翩翩似鳥欲飛引謝曰此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

引曰我每有忿時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

遷愬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器械充足歷中書黄門吏部侍郎

陳書曰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克謝嘏等帝皆不用中詔用引

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深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生異議孝宣以引悉嶺外物情且

遣引覿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官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郎皆憚宜少為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璡竟作飛書善度脫兒證之坐免官卒于家子德言最知名琛字彥瑜惠開從子父惠訓齊末為巴東相梁武起兵齊和帝即位荊州惠訓與巴西太

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悳訓使子璜攄上明建康平始歸降梁武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悳閑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家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悦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

南齊書魏𭛱傳曰琛至𭛱主元宏親相應接申以言

義甚重齊人謂其下曰江南多好臣偽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

宏甚慚

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悦服彪乃受琛酒罷還尚書左丞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

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于通貴不應官高昔品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髮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

特賜輸贖使與令使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
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
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為即位朝廟之典
南齊書禮志載琛議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
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
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位諸
侯助祭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隆周令典
炳煥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嗣位

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諱
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諱事
文偶有缺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
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諱竊謂不
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則開元
之始無假復有配天之祭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
者自漢迄晉支庶嗣位並皆諱廟既同有蒸甞何為
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諱廟咸康元年

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毀二禮相因況位

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述周漢盛軌黜晉宋乖

義晨誠一朝駿奔萬國奏可

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

監九年累遷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

唯齎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傳為班固

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

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

王範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遂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民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

順帝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帝以棗投琛琛取棗擲帝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帝笑悅帝每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造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帝答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餕必陶

然致辭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諡曰平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遊子寀幼聰敏博學有文詞終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原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

中有議晉孝武生母配食一段已列晉書與南史無

亦涉今刪之

頊之去官以親老家貧與弟僖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稱宋武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及宋武鎮京口參軍中軍情事

宋書載武帝與壽書曰頊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驚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敦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事子

弟如林明發搜討想聞令軌然荆王含寶要侯門瑩

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

遠而赴業無間幸復弘之

入補尚書祠部郎時太廟鵄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

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

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

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固宜詳廢興于古典脩

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

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宗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

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

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者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慶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于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

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于廟北攺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謬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

愚按壽所議廟饗禮乃晉事于南史亦無涉姑以晉書禮志未載存之

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光祿大夫孫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帝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帝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帝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以徐

湛之黨爲元凶爲殺凝之子寅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稜子嚴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七游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于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幷作者姓名遂無遺失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壁左前

郡守常遜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于鎮南諮議參軍十卷文集嚴族叔未甄肅曾孫也父潭左民尚書未甄有才少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母側歷江夏太守卒于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瑯琊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

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梁書曰盾以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户形骸枯悴家人不識帝累勅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通大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于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嶷然自若大同二年為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

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于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盾復繼之後卒于領軍將軍謚曰忠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宣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威虎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于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快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

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熹字義和熹之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虎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宋武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宋武問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于樂宋武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宋武車騎中軍軍

事宋武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
宋書載熹言曰公若耀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
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
及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
東二郡太守時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
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
卒于蜀追贈光祿勳子質以作亂被誅見列傳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

親則在趙爲客論望則于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宏道葢此之謂乎悳閑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喻于山川有驗于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南北史合注卷十九